

候鸟归时春已至

王仲保

3月初的太原，春寒尚未褪尽，汾河两岸的柳枝却已悄悄冒出了嫩绿。北中环桥下，河水泛着微光，缓缓流淌，仿佛在等待一场久违的春日盛宴。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几声清脆的鸟鸣便划破了宁静。抬头望去，几只红嘴鸥从桥拱下轻盈掠过，洁白的羽翼在晨光中闪烁，绛红的长喙轻点水面，溅起细碎的水花。它们仿佛在用翅膀书写一封来自南方的春信，宣告着这座城市的春天正式到来。

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太原人，今年五十有余，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大半辈子，见证了她的变迁与成长。年轻时，汾河两岸还是工厂林立，河水浑浊，空气中弥漫着工业的气息。那时的春天，仅可见寻常的雀鸟掠过，是见不到像红嘴鸥这样的候

鸟的。如今，站在北中环桥上，望着这群远道而来的白色精灵，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这些候鸟的到来并非偶然。近年来，汾河水质逐渐改善，河岸生态修复工程初见成效，红嘴鸥便成了这片水域的新主人。它们或悬停在水面上方，突然俯冲捕食；或列队掠过桥拱，翅膀划破晨雾；或悠闲地漂浮在河心，与倒映的蓝天白云融为一体。它们的到来，不仅为北中环桥增添了几分灵动，更让这座城市的春天有了新的注脚。

清晨的北中环桥下，早已聚集了慕名而来的观鸟者。我与穿摄影马甲的老周一同前来。他架起三脚架，镜头对准正在梳羽的红嘴鸥；旁边站着五六个小时，其中一个举着望远镜，兴奋地向同伴描述鸟群的飞行轨迹；穿汉服的少女提着裙摆，在亲水平台上追逐嬉戏的红嘴鸥。红嘴鸥似乎并不畏人，反而对这些热情的观众表现出几分好奇。有只胆大的甚至掠过观鸟者的头顶，翅膀带起的微风拂过脸庞，带来一丝汾河水的清冽。

正午时分，阳光洒在河面上，红嘴鸥们开始展示它们的飞行特技。它们借着桥体上升的气流，时而贴着钢索俯冲，时而翻着跟头掠过自行车道。有几只顽皮的红嘴鸥甚至追着外卖小哥的“电驴”盘旋，鲜红的脚蹼几乎擦到后视镜，仿佛在玩一场空中追逐的游戏。桥上的行人纷纷驻足，举起手机记录下这难得的一幕。孩子们兴奋地指着天空，大人们则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仿佛在这一刻，城市的喧嚣都被红嘴鸥的灵动所抚平。

暮色降临，红嘴鸥们开始归巢。夕阳将斜拉索的影子投在河面，它们便循着这些“五线谱”飞旋。上百只白鸟突然腾空，绕着桥塔织成流动的纱帘，翅膀拍打的声响在暮色中格外清晰。它们时而聚作旋舞的云团，时而散作纷扬的柳絮，将北中环桥装点得如同仙境。桥下不远处的亲水平台上，一对情侣正依偎在一

起，红嘴鸥的飞影映在他们的眼眸中，仿佛为这浪漫的时刻增添了几分诗意。

红嘴鸥的羽翼在春日变得格外丰盈。记得去年3月底的一天，我看到一只红嘴鸥在桥塔间追逐柳絮，误把白絮当作鱼群啄食，又懊恼地甩头吐掉。这憨态引得我与友人笑了声。当最后一群红嘴鸥离开那日，我在汾河岸边站了许久。它们盘旋三匝的轨迹，与钢索的弧度完美契合。红嘴鸥的离去，仿佛带走了北中环桥的几分生机，却也留下了我对来年春天的期待。我望着它们远去的背影，心中涌起一股淡淡的惆怅，却又充满了希望。

今年，北中环桥的春日再次因红嘴鸥的到来而变得格外生动。它们的每一次飞翔、每一声鸣叫，都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故事。而这些候鸟的驻足，也见证了汾河水质的改善与生态环境的恢复。当红嘴鸥年复一年地归来，北中环桥的春天便有了新的意义——它不仅是城市的交通枢纽，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见证。

在这座桥上，红嘴鸥的每一次振翅，都在为太原的春天谱写一曲动人的乐章。它们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南方的春信，更唤醒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北中环桥的斜拉索在晨光中闪烁，当红嘴鸥的羽翼在暮色中舞动，这座城市便有了属于自己的春日诗篇。

红嘴鸥们的到来，不仅为太原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更让人们看到了这座城市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努力与成果。

当我夜晚归家写下这段文字时，才发现小腿和后背都极度困乏。是呀！沉醉春色的一天，流连红嘴鸥的一日，午饭就是和摄影朋友一起啃面包草草打发的。但，身心愉悦！电脑屏幕出现最后一字时，我心生一约：下周末，要和妻子共赴这场“鸥”式浪漫。

（本文图片由老周提供）

乡贤吴高歌先生是一位书法家、诗人，在学界影响很大。作为同在孤峰山脚下成长而后又都外出求学谋职的同乡，吴高歌先生年长我近20岁。20多年前，我在老家求学问道之时，即听过同班同学对我讲先生是学术人生的相关事迹，那时起，内心就十分佩服，想有机会和他结识。过去多年了，一直没有机会与他相见。

机会终于来了。2024年10月21日，“牧耘心田——吴国荣书法展”在太原市图书馆一层集贤堂开幕，开幕式完毕之后，有一个小型的座谈会。我得知到吴高歌先生也会参加，还要发言。为了制造接触机会，我便提前进入会议室坐在后排，聆听他和赵望进、姚国瑾等诸位先生探讨高深的书法艺术。座谈会后，我便自我介绍，在征得吴先生的同意下，加上了他的联系方式。当时他的发言有一首诗《题乡贤吴国荣先生〈牧耘心田〉书法展》，内容是：“文山墨海久沉吟，七十年来苦用心。满纸琳琅虽爱惜，更关情处是乡音。贤姚国瑾先生亦有《步高歌兄韵呈乡友吴国荣》的诗相酬：官场久历懒沉吟，学踵河东一片心。几度飞翰从雅事，文章到处是乡音。”我也凑句《观〈牧耘心田〉吴国荣书法展步吴高歌、姚国瑾乡贤韵》：“大江东去向谁吟，七十年华善用心。休道此篇无结语，红楼一曲定锤音。”并将此发给吴高歌先生，自此，便与他结缘。

展览开幕后几天，我忙于其他事务，无暇再考虑向吴高歌先生请学。某一日，他联系我说要来天龙山、龙山考察，我提前做好了安排，心里想，终于有时间单独与他交流，十分激动。在返程后，他有一首诗记述此事《甲辰暮秋游天龙山时有吴鹏程兄相陪尽而返因以记之》：“晋祠西向势峥嵘，山曰天龙固寺名。古佛无头遭劫后，老松缘壑伴云生。高欢避暑凭人说，石窟阙文资史评。红叶朝来迷晓雾，登高四望转晴明。”为了表示我的诚意，作为后辈，我也即兴凑句一首，《次韵乡贤吴高歌教授甲辰暮秋游天龙山时有感》：“西山深向自峥嵘，青史相传定有名。避暑宫中黑雨绕，漫山阁上白云生。高齐功过古还论，柳子是非今不评。最美应观残石像，苍松碧柏护分明。”原以为此事告一段落了，不一会高歌先生又发来一首《登天龙山与吴鹏程兄》：“红叶飘零似小舟，花稀密正宜秋。素身何处凭缘定，胜地为家若梦游。致学三生结夙慧，登台百见阶高丘。源头活水如相问，汇入江河万里流。”我也凑韵和以《步韵乡贤吴高歌老师考察天龙山》：“人生不惑似乘舟，千里风光一叶秋。回望读书今岂梦，登高作赋古曾游。天龙避暑宫何在，柳子插旗石已丘。问道孤峰谈历练，源头汇入大江流。”高歌先生又和之《吴鹏程兄有诗见和次韵以呈之》：“学如逆水泛行舟，花发春时实到秋。书海徜徉真胜事，江山寥廓许同游。襟怀畅达知真性，心地光明见壑丘。万里图南鹏正举，弄潮逐浪击中流。”通过这几首诗的交流，我感觉到高歌先生的境界和涵养是一座大山，远非我等所能企及，他在诗中的这些真性情和对我的点拨，着实是令人感动。

作为一名书法家，除了文学修养令人敬佩外，高歌先生在史学上的见地也是令人神往。与吴高歌先生和诗过后没几天，他又发给我一首，这首诗的内容是：“天龙有寺龙山观，脉系吕梁相比连。屏立幽并成锦障，窟开佛道结仙缘。劫余回顾犹堪惜，吟罢低眉不忍笺。风雨沧桑呈史迹，苍生有待著新篇。”这首诗没有写具体题目，却有一段描述：“太原以西之天龙山与龙山相偎相连，均属吕梁山系，乃并州西部之屏障矣。二山虽均有北齐隋唐以来石窟，然分属佛道二教，二者文化交融自不待言。惜乎二石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均遭劫难，造像身首异处，令人不忍观之矣。”这是一首怀古佳作，他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看待晋阳西山地区，以及联想到天龙山、龙山石窟早年悲惨的经历和二者石窟间的联系，不能不令人感慨和唏嘘，也对未来作出期望“苍生有待著新篇”。

原本以为，我与高歌先生的诗缘就会暂告一段落了，但当我看到他写的题为《蒹葭》的一首诗时，心又开始痒痒了，于是便和一首《赠乡贤吴高歌教授步蒹葭韵》：“明心开悟说曾经，冬日暖阳照草青。红叶访贤秋避暑，龙山问道夏兰龄。闲来品读诗有意，忙里出言有性灵。同为孤峰山下客，常吟好句共人听。”不长的时间，实在是没想到吴先生又有高言相赠《吴鹏程兄有诗见和因次韵以呈之》：“蹉跎岁岁曾经，镜里华颠无再青。车马尘嚣喧闹市，素心波淡到孤舟。善缘常结成因果，诗尤关见性灵。他日孤峰山下见，松风泉韵与君听。”这首诗我的末后一句原句是“我自吟来我自听”，发给高歌先生后，他给我指点“最后一句是不是出律了”，我仔细一看，马上进行修改为“常吟好句共人听”。难得的是，随后高歌先生又关切地说，古人有时也经常出律。实际上我自己清楚，既然是格律诗，当然要讲格律，岂能应付了事。

为了更好地学习高歌先生的诗，我又恳请他将写天龙山的另一首诗《游天龙山奉和蔡禹僧先生用文韵》给我发过来：“南岭云连北岭云，吕梁一线望河汾。龙城屏障堪同阵，故史传闻总为君。造像泐残犹有忆，古碑斑驳尚成文。通灵佛首重归日，似幸惟伤不可欣。”我一读再读，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从去年与高歌先生结识，如今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回想与吴高歌先生请学的经历，收获颇丰，在一定程度上，似乎逐渐明白了传统读书人所谓的“文史哲不分家”这句话。“诗意图见性灵”，好的诗既是性灵的体现又一定会有历史观，还有哲学思辨和文学意蕴。

我与吴高歌的诗缘

吴鹏程



汾河景区北中环附近的红嘴鸥



戏水的红嘴鸥

段廷小站

张秋生

晨光初绽时，我们的车碾过太行山褶皱里的残雪。崖壁间新绿的荆条正与倒春寒较劲，零星的冰棱在背阴处闪着冷光。李宇盾指着远处山腰间若隐若现的铁路桥：“过了这道梁，就是段廷站。”车轮在冻土解冻形成的弹坑路上颠簸，惊起几只啄食草籽的山雀。

这座蜷缩在晋中腹地的小站，像枚锈迹斑驳的铜纽扣，将石太铁路的钢铁动脉与太行山的苍劲筋骨紧紧扣合。站长刺中山立在百年槐树下候着我们，洗得泛白的制服口露着深蓝毛衣，胸前的党徽被晨露洗得锃亮。他身后米黄色站房的红瓦顶上，几丛枯草在春风里摇头晃脑，檐角的风铃早年间被山风掠走，只留下空荡荡的铁钩，兀自守着时光的秘密。

1907年，法国人建的站房早拆了，现在这栋是上世纪60年代翻修的。”刺站长踩了踩水磨石台阶，细小的裂缝里嵌着经年的煤灰。作为石太线现存最老的车站之一，段廷站的站史簿上写满中国铁路的沧桑：1907年，正太铁路的窄轨列车曾在此吞吐煤烟；1938年，日寇的装甲车碾碎过这里的道砟；1958年，首趟标准轨列车进站时，老站长在月台上燃放过鞭炮；直到2009年客运列车停运，百年老站终于卸下客运重任，专注守护南来北往的“钢铁驼队”。

穿过月洞门时，刺站长特意放慢脚步。门楣上“安全生产42575天”的电子屏泛着绿光，这个数字正随着我们的脚步跳动。西侧那株古槐的根系已拱起三块地砖，20米高的树冠筛下细碎光斑，树皮皴裂处结着暗红的树脂，像凝固的岁月血痂。树荫下立着块字迹漫漶的石碑，隐约可见“光绪三十三年立”的字样。每逢夏夜，当蝈蝈在草丛里拉响琴弦，老职工们总爱聚在树下，用茶缸盛着自酿的沙棘酒，听85岁的巡道工老杨头讲1952年蒸汽机车头如何在16.8‰的坡道上“呼哧呼哧”喘粗气。

调度室的电子屏将整座车站的命运脉投射在蓝光里。值班员李晓腾左手握着三部电话中的一部，右手指尖在七台显示器间比画出残影。突然，警报声撕破寂静——韶山4型电力机车牵引的万吨煤列正逼近4道。只见他脖颈青筋暴起，声音却稳如山涧冷泉：“7230机车去4道，调车信号好，占用上行正线！”窗外，橘色工装的连结员在钢轨间腾跃如鹿，黄绿信号旗卷起的气流惊飞了在道岔间觅食的麻雀。

“当年这里可是客运站。”刺站长摩挲着候车室旧址的铁门，锁孔里积着厚厚的尘埃。2009年石



接发列车

等诗沉淀

赵书妍

时的我站在这片黄土地上，听身旁大人们讲着晦涩难懂的方言，抬头从双塔的空隙中眺望日月星辰，一心期待长大，希望离开这个无处不流露出“土气”的地方，去到更加繁华的城市。

后来，我终于长大了，也在旅行和学习中见到了更繁华的城市。可是，我好像变了。

我的妈妈祖籍黑龙江，爸爸则是土生土长的太原人。小的时候我无法理解，为什么爸爸明明会和妈妈说普通话，可是每每面对爷爷和叔叔，依然要说“难听”的家乡话。是的，“难听”，是幼时的我对他唯一的定义。因为在那时的我看来，山西方言梆梆硬的发音、弯弯绕的语调，搭配上黄土地赋予这里人们特有的大嗓门，和听完全不搭边。

随着年岁增长，我走过了山西许多地方。富有诗意的左云与右玉、充满灵气的灵丘、浪漫神秘的风陵渡和神池、朴实直白的长子和平定……见识多了，我才惊觉，原来山西的地名如此古朴美好，充满想象，而山西的方言，竟是被认为接近文言文、贴近古汉语的方言之一。山西丘陵和山地构成的复杂地形，在完美保留语言特点的同时，又造就了十里不同音的现象，让山西方言更加丰富与独特。

“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当我的眼界日益宽广，这座成见的大山开始逐渐崩塌。再听到爸爸与爷爷用方言交流时，我忽然产生了学习的欲望，甚至开始探寻这种语言在山西演变与发展的过程。随着一天天的了解，我才惊觉，或许只有这种粗犷难懂的语言才真正适合这片土地，也只有这样一种语言才能给从这片土地上离开的游子以亲切的归属感，就如同母亲细密的叮咛嘱托，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为了让我更深入地了解山西，爱上山西，三年级时妈妈给我报名参加山西博物院的小讲解员活动。虽然对展厅的各件文物侃侃而谈，其实只触摸到了这片黄土地最浅显的皮壳。

随着时间流逝，当我跳出讲解员的身份，仅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站在展厅之中，再次将自己的目光聚焦于那带着山西先民的智慧与美好期待的一件件器物，试图从器物的裂缝中穿越历史，窥探文物背后的故事。

从石斧石球到票号印章，从器物铭文到书法字画，从商周工艺到明清晋商，我沿着历史的脉络寸寸摸索，抚开岁月的尘埃细细追寻，终于触摸到了这片黄土地上承载几千年的波澜壮阔和坚守数百代的家国大义。它们，才是山西的魂。

妈妈带着我去了很多古迹，有位于闹市名扬天下的晋祠，也有藏于深山鲜为人知的古长城，有的因保护完好而光鲜亮丽，有的却因无人看护而古旧斑驳。那时的我无法明白为什么妈妈会一次次望着那些看起来千篇一律的木房子惊叹，为什么看着那些墙壁上色彩斑驳、面目各异的人物画赞不绝口。我只是在妈妈给我讲解各种屋顶的规制时敷衍地点头，如牛嚼牡丹，只觉索然无味。但当我了解了山西的文化，触摸到山西的灵魂，那些建筑在我眼里开始有了各自的特色，不再是一样的木房子，而是有着独特魅力的艺术珍宝。我能看到不同屋顶时脱口而出它的规制，我也会认真欣赏每幅壁画，被古人的创造力折服。我徜徉在汾河之畔，凝望着土堂大佛，耳听着淳朴乡音，深爱着这片土地。

当我一点点长大，褪去孩童时稚嫩单纯的想法，才发现这片看似单调乏味的黄土地蕴藏着如此多神奇的宝藏。这是等待了数千年时间的沉淀，她是那样的包容，所以她也愿意等着一个出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孩子一点点成长，当稚嫩褪去，能够了解这“土气”背后的辉煌和坚忍，等到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份文化都融入她的血脉，等到所有人能够真正读懂、看懂、听懂她的所有。

等诗沉淀

赵书妍



车站工作人员研究列车结构

